



Yanhua shu

烟花树

亦舒回忆录

烟花破空而出，照亮我们永远的天空！许下最美的愿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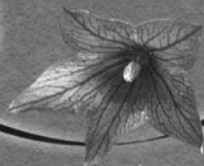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 当我离开时，但愿还能记住我的背影



漓江出版社

[Redacted]
Yanhua shu

烟花树



亦舒回忆录

亦舒◎著

K825

1765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花树／(香港)亦舒著．—桂林：漓江出版社，2003.3

ISBN 7-5407-2951-1/I·1810

I. 烟… II. 亦… III. 传记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0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3510 号

桂图登字：20-2003-60 号

本书由香港勤十缘出版社授与漓江出版社中国大陆出版版权。

烟花树—亦舒自传

作者◎亦舒

责任编辑◎金龙格

封面设计◎奇象图文公司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

邮编◎541002

印刷◎广西盛旗印务有限公司

E-mail: ljchs@public.glptt.gx.cn

开本◎880×1194 1/32

字数◎130 千字

印张◎7

版次◎200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3 年 3 月第 1 次

印数◎1—25000 册

书号◎ISBN 7-5407-2951-1/I·1810

定价◎18.00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烟花树 *Yanhuaashu*

真美丽丽丽丽丽

目 录

烟花寂寞不落泪（序） <1>

第一章 岁月留痕 <3>

□由于上海的动乱因素，所以我的童年生活里，几乎是没有任何小朋友和我一起玩过的。

□他是个大人，一个成熟的男人，我向往的想，他什么都懂得，什么都会，都可以教我，我不想跟住一个小男孩在人生道路上痛苦地摸索，他应该是我心目中的男人。

第二章 告别羞涩的年代 <32>

□我很喜欢英国这个阴而湿的国家，真的很喜欢！我在那里读过三年的书，学的是酒店食物管理专业。

□我们虽然穿得不名贵，但以气质取胜。书本、毛衣、粗布裤、围巾、秀气的书卷气的面孔，愉快的心情，

真是美丽的世界。

第三章 红颜弹指一瞬间 <63>

☐ 窗外的雨丝仍无奈的淅淅沥沥地延续，雨滴打落枝头花瓣，在风中舞成漫天花雨。

☐ 经历了生命与感情的几许风雨，把伤痕累累的心收起来好好珍藏，那最纯真的梦，已破碎成无法拼凑的感伤。

☐ 我是女人，所以我更能珍惜自己的刹那芳华而不要让它被名利和虚荣给玷污了。往往在红尘中看到这一幕，我也却总不免伤怀和感叹。

☐ 假如有人要记得我，我希望那是因为我的工作成绩，不是我特别会穿、特别骚，特别耀眼，特别温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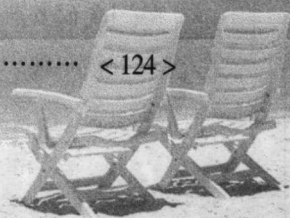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章 潜藏于生活深处 <83>

☐ 如果十年前的机会重临，我倒知道该如何处理了，可是怎么还可能有十年前的机会呢。

☐ 人性肯定有坏的一面，但亦有好的一面，倘若黑的墨墨黑，白的雪雪白，那还有什么味道？

☐ 没有女朋友的女人必然是难堪的女人，不容易相处，极难伺候，男人绝对吃不消。

第五章 爱情 <124>



烟花树 *Yanhua shu*

世上本没有十全十美的人际关系，我想，尤其是男女关系，恩爱夫妻通常不能长相厮守，老实的丈夫不一定能养妻活儿，有能力的男人又喜搅婚外情

……
□表哥的态度比玫瑰还冷淡，我一向有种感觉，他俩才是天生的一对，再也错不了的，将来结了婚，就一人拿本书，坐着对看，自然就有家庭乐趣。

第六章 男人 <157>

□他们认为，我是一个性别歧视者，在用手中的笔极力地诋毁男人们的形象。

□万一林青霞真的嫁不出去，非得去缠住赵宁，赵宁本人如不愿意，可以拿起电话拨九九九，何劳各位担心。

□可惜我只是个普通女人，下班回到冷清清公寓，只能扭开电视，吸枝香烟，看新闻报告。

第七章 社会瞭望 <180>

□我到明报日报上工的第一天，十七岁零九个月。每一个到明报上任的记者都得经过考试，“除了亦舒”，这是查先生说的。

□越少人欣赏的作家越是好作家，越少人懂的文章是好文章。

- ☐徐小凤不是唱歌，她背歌词。管它喜怒哀乐，愉快地以一贯声腺背完，像个小学生似下台，就差没一鞠躬。

第八章 永远爱着我的亲人 <196>

- ☐勿忘我，一种小小的极尽恋人心曲的花朵，被精心地镶嵌在这里。
- ☐青春：是一块华丽的布，在阳光下抖动抖动都是明媚的波浪；
- ☐成熟：是一抹沉淀的色彩，越到底下沉淀的才是真的本色；

第九章 张爱玲，中国文坛的奇女子 <213>

- ☐我是个彻底张迷，不为别的，只为着她那一颗在中国文坛里无比孤独寂寞的心。
- ☐与《沉香屑》式的洋场传奇与簪缨世家不同，张爱玲在《十八春》里描绘的是都市街巷间那些最普通的人生。
- ☐从小就向往梳爱司头，穿高跟鞋，把第一笔稿费拿去买了一只小号丹琪唇膏。



烟花寂寞不落泪（序）

珍妮宝贝

我喜欢亦舒的文字并非因为她的作品是言情杰作，虽然媒体习惯把她写的东西叫言情小说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我感觉她是很有思想的人。海天出版社出了她30本的小说，差不多都买了下来。还是觉得不够，因为还写过许多散文和评论。但是现在的书店很难找到自己喜欢的书。亦舒的小说，夹杂在一些媚俗无聊的文字中，同样显得寂寞。她比烟花寂寞。这是她的一个书名。我在想她是否喜欢烟花。那种绚烂之后的沉寂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体会。仅仅因为如此。我喜欢她写的文字。

亦舒是真正懂得如何叙述一个爱情故事的人。她的语气一贯的简洁平淡。文字非常精炼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联接。其中蕴藏的沧桑和痛楚，是让懂得体会的人看的。看不懂的人只觉乏味。看得懂人会无言。就是如此。后来想起来，其实她写的都是灰暗的故事。一个内心有绝望想象的人，才会这样一本小说一本小说地写下去。

后来是拍成了电影。非常失败。没有一个细节超越亦舒

文字中的魅力。包括那个叫喜宝的女孩子。一个演技不算上乘的女明星，不可能是亦舒想象中的那个原型。喜宝的野性和忧郁，不属于这个世间。

亦舒有浓厚的英国情结。也许是因为她曾经去过英国读书。她喜欢那个经常下雨的阴湿的国家。同样她喜欢鲁迅。常把她书中的男人叫做家明。因为这是她喜欢的中国男人的名字。照片上的亦舒是很平淡的一个女子。但她穿旗袍。她还有个写科幻小说的哥哥，笔名是卫斯理。

对我而言，在一个下雨的夜晚，躺在床上第四遍翻开喜宝或者圆舞，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她现在已经老了。所以很难再有新的小说出来。我曾想：一个思想如此透彻的女人，她是否活得快乐。感觉中聪明的女子都不会有太多幸福。更何况，她又是一个有品味的人。而现实和爱情是经不起太多品味的。

亦舒似乎每天都在做那些如烟花般寂寞的事情。

我曾经非常执迷于亦舒的小说，因为我喜欢她那种如烟花般的寂寞，多少年里，我一直在猜测，亦舒究竟过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，她是如何培养出了那种寂寞。

现在亦舒出自传了，一切的谜底似乎都该解开了，而我们只有静静地等待，等待她的寂寞再次释放。

2002年6月于香港

- 由于上海的动乱因素，所以我的童年生活里，几乎是没有任何小朋友和我一起玩过的。
- 不知道不觉中，童年的生活就过完了。回忆起来，几乎是没有任何一件快乐开心的事。
- 他是个大人，一个成熟的男人，我向往的想，他什么都懂得，什么都会，都可以教我，我不想跟住一个小男孩在人生道路上痛苦地摸索，他应该是我心目中的男人。
- 她也未曾老，皮肤白而腻，浓眉长入鬓，说青春最好不外是客套语，因为我们除了青春外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是处。
- 已经过去二三十年，现在想起来，反倒觉得因为有了这一辆红色的跑车，我的心成熟了，也才能迅速地成长起来。

第一章 岁月留痕

1.

愉快的童年？

为什么我要在愉快的童年后面加一个问号呢？

童年，象征着纯洁与快乐。我想，好多好多的人的童年都应该的是快乐的吧。可是对于我来说，愉快的童年，好像是一个幻梦。

一九四六年，我生于上海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。那时我已经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了，后来母亲还为我们生了一个小弟弟。他们的年龄都和我相差较远。我出生时，大点的哥哥们都有自己的事业了，而小一点的，也都已经上学了，他们也有了他们的同学和玩伴了。所以，对于我这个幼小的小妹妹，他们能做的，只是多给些爱护而已。在我知事以后，和他们的差距也更远了，我和他们之间几乎是不能交流的。

当时的上海社会充满着恐慌，到处都动荡不安。国共两党时谈判的破裂，使刚刚平静了一些的社会又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了。我们一家的生计是靠父亲的那家染厂撑起来的。但是，那时时代经济很不景气，所以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很艰辛。大家虽然能帮父亲做一些活计，但因他的身体天生

烟花树 *Yanhuaashu*

有些缺陷，所以许多事也无能为力。父亲常常会想念二哥。有时，大哥有事情做不好，他就会说，要是你二弟在家就好了。二哥在服兵役，当然是没有机会回来的，所以父亲的话也只是一句无谓的气话罢了。我听大姐说，二哥的确是很能干的，但是，一直到最后，二哥都没回来。后来听逃回来的逃兵说，二哥早战死了，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那时我们全家足足伤心了好几天。三哥（倪匡）和四哥还幸运一些，那时他们还在读小学，家里的一切活计也不要他们担心什么。一直到后来，我们一家子的生计都没有烦过他们的。这些都是后来听大姐给我讲的。大姐是很疼我的，从我知事起，我就知道她经常带着我，一边为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一边给我讲家里过去的事，所以有大姐的那段岁月里我基本上没烦过母亲。可是后来让我伤心的是，上海解放不久，大姐却意外地死在特务的暴动中了。

那一天，（我现在还记得清楚的。），吃过早饭后，大姐将家里的一切都收拾停当后，开始着手准备全家人的午饭了。（大姐那时还没有嫁人，因为上海的事局极度的不安定，找不到一个好的对象，而我的父母眼光也高，许多人是看不上眼的，所以我才能长久地和大姐生活在一起。）大姐一手牵着我，一手挎着菜篮子到菜市去买菜。到了菜市后，就见整个菜市一下子轰乱了起来，所有的人群都四散逃窜，尖叫声、枪声、大人小孩的哭声都响成了一片。我当时清楚地看到大

姐的脸色一下子都白了，她抱起我便开跑，可是人实在太多了，大姐根本就挤不过那些人，更没法抢开一条路逃回去。一个不小心被人给挤倒在地，就再也没有起来了。我现在都还记得，许多的解放军在大地地呼着：同志们不要乱，我们在抓特务。大家安静下来！可是仍是没有人安静，大姐就这样被活活地踩死在那个上午的菜市里。她到死时，都将我和新买的菜牢牢地搂在怀里……。我时常回忆起这血腥的一幕，以致于我的童年生活都被蒙上了一层血腥和恐怖。

我在四岁时，开始知晓一些事。那时全国都开始解放，蒋介石敌不过共产党，将上海弄了个稀巴烂，卷了大量的黄金白银逃到台湾去。上海的经济因此一下子完全垮了下来，我父亲的那家染厂也破产了，我们家的生计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。

由于上海的动乱，所以我的童年生活，几乎是没有什么小朋友和我一起玩过的。那时，我也不知道羡慕。因为，我所能见到的小朋友，都是和我一样，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，谁也没个心思去玩耍寻乐的。所以在我的童年里，对于什么是快乐的体会也只是界定于一个安定而矣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的日子过得是多么的寂寞啊。如果现在要我去忍受那一种寂寞，我想，我定是不能，也很少有人能的。

我奢望安定，可是上天却偏与我作对。一九五一年时，全国的情形基本安定下来了，那时却又开始整风运动。我们

烟花树 *Yanhuaashu*

家以前还是有一点钱的，虽然后来父亲破产了，但比起一般的平民来说，还是要好过得多。也许就是因为这样，那一股风吹来，就将我父亲吹到了资产阶级的台子上去了。共产党说要没收家产，进行批斗，最可怕的是还有可能要将父亲弄去坐牢。这对我们原本窘迫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。面对这样的情形，我们一家对这块生养的土地开始彻底绝望起来了。

几经思考，最后，父亲告诉我们，他决定举家迁走。至于迁到什么地方，他说，现在我国都是这样的情形，我们无论到哪都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所以只有迁到不归共产党政府管辖的地方去。可是我们能到的地方却是很少。台湾是不能去的，因为父亲是被国民党给整怕了。余下的，只有去香港了。所以最后我们选择了香港。就这样，永别了那一块祖祖辈辈都生活的地方，来到了这一块还归着英国管的香港岛。

那时我才五岁不到六岁吧。日子就是在这不断的迁徙和流离中渡过了。我们一家人拖老带小的，不知道忍受了多少苦楚，才万里迢迢地从上海到香港。其中的艰辛，即使现在想起，都还心悸。到了香港不久，我又重新上学。我是很渴望能进入学校学习的，不单是能学习知识，重要的是可以和一大堆小朋友一起玩，我记得这是大姐对我这样说的。可是当我踏进学校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知道这错了。我是在内地长大的，从小到大根本没有接触过粤语，所以同学们说的什么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更别说老师讲的课了。虽然后来我也学会

了粤语，但经过长久的孤寂，我已和同学们拉开了距离。后来我也交了一些朋友，诸如宝龄三姐妹，但是与其他的同学比起来的，我的朋友实在是太少太少了。而我的生活也相对他们来说，也是寂寞了许多。

不知不觉中，童年的生活就过完了。回忆起来，几乎是没有任何一件快乐开心的事。有的，只是在枯燥而无色的颠沛与流离中濡养出来的寂寞。我很羡慕那些随口就能道出许多自己快乐童年的人，我想他们的日子过得一定很充实吧，不论过去还是现在。我觉得，一个有着充实的童年生活的人，他的一生一定都过得快乐而充实的。看着许多的朋友们每天都乐呵呵的，他们可以随意的疯狂起来，想笑就笑，而在他们的笑容的背后也可以看到那坚实的快乐后盾。我一向不敢过于大喜大乐的，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所能依傍的过往的快乐实在是太少太少了。而在看到人家快乐的同时，我的脑海里又泛出童年生活的阴影来。那种阴影，我想我这一生都是淡忘不了的。

2.

从《儿童乐园》中走来

来到香港之后，我开始接触书籍。

我的哥哥们在上海念书时接触到后都还不过是些较为古老的东西，虽然不类于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却也相去不远。上海在旧时的中国虽是处于时代的前沿，但他必竟还是由那一个旧中国所统治着，对新文化的吸收还是有限度的。我较他们幸运一点，因为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书。其中最让我心爱的书是一种杂志——《儿童乐园》。

战后的香港比解放后的上海平静多了。那里的小朋友的生活过得都很快乐。我到后不久，就认识了一些较玩得来的小朋友，其中有书航姐弟俩。那时书航才七岁。

有一天，书航突然问我：“听家姐说，你有《儿童乐园》第一期？”

《儿童乐园》是母亲专门为我买的。听书航这么说，我心里突然紧了。

可是我说：“以前有。”我以前什么都有。第一次接触到《儿童乐园》的时候是五岁，那时已经出到第五期了，是母亲

买的，五角一本。因为觉得好，所以到书局去追回前四期，那间书局叫艺美，在北角英皇道。（瞧我这无懈可击的记性。）

第一期儿童乐园一直与我同在，直到七三年去英国，一切烟飞灰灭，无影无踪，丢了。肉痛至今的还有一套 Paynet 的洋娃娃，俱往矣。

何东在念中学的时候，每次去牙医的诊所候诊，护士医生皆笑：这么大了还看《儿童乐园》！

后来他将整套借给倪穗。倪穗又将较新的部份借给我。后来全部变成我的。上星期六蔡边村还问我：“有人说你有很多《儿童乐园》？”

我问：“有人是谁？”

我到如今还看的。台北的美芳说：“《儿童乐园》的故事不见得都是孩子们看得懂的。但是孩子们看得到孩子们那个欣赏角度，这就是好处。译文浅白易懂，句子短简明净，人名自然可爱。”

书航把圣诞、新年、生日礼物加在一起，要求我替他找一整套的《叮当》。我颇觉为难，支支吾吾，然而每次他看到我……老是趋向前来，洋囡囡般面孔对牢我：“你有没有跟那人说，我要《叮当》全套？那人是张俊华，《儿童乐园》的老编。”

难怪老妈说：“祈祷也要够长气，上帝不耐烦了便会答应。”我后来终于扮演一次黄大仙，打了电话给张俊华。